

无锡国专30年，一以贯之的校长是唐文治先生。谁是第二人？也绝无争议：冯振。抗战最艰苦的八年，冯振先生任国专代校长，带领南迁的国专在广西坚持办学，写下抗战教育史上难能可贵的一页。

冯振(1897-1983)，字振心，广西北流人。少年游学上海，1912年入南洋中学，因得师从唐文治；写诗则师从石遗老人陈衍。20岁后回广西，任教梧州广西二中和北流中学，1923年任北流中学校长。1927年，任无锡国专教员，后兼教务主任，时年31岁。

抗战军兴，国立大学奉政府指示，纷纷内迁。国专是私立学校，迁否自可选择，但唐校长始终以维持人道、挽救世风为己任，坚守人生大节。江南相继沦陷，唐文治于1937年11月14日率全校师生避寇南迁。一路艰辛备尝，志不稍减。岁末到柳州，偶与大队失散，天雨泥滑中，朗诵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：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。”声泪俱下，诸生动容。73岁老人，双目失明，水土不服，经众人劝说，同意经香港回上海，临别委冯振为代校长。

1938年2月，师专到桂林，选址市内环湖北路。年末，武汉、广州失守，桂林告急，国专乃迁北流山围。次年，迁北流萝村。也就是说，冯振将国专带回了家乡，借得农庄二十多间和石山盘石小学作为校舍，将自家住房全部搬空，作为师生住房。没有经费与粮食，冯振把自己家的钱和粮食全部拿出来。

冯家是北流大族，清代曾中过两名进士，是富裕乡绅。国专以往主要靠无锡实业家捐助，到了广西，情况变了，两百多人的生活与学习，靠冯振竭竭支撑，可以说是毁家办学。这几年中，他的六个孩子死了三位。其中一女死于奔波劳累，患病无医；儿子冯森从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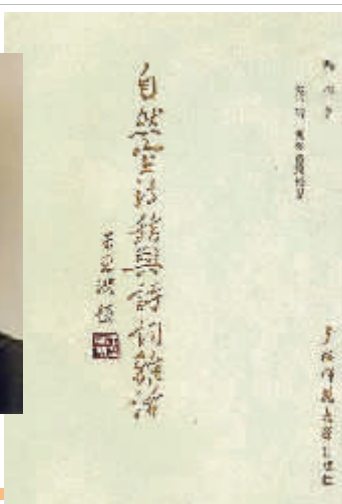
濠上漫与

冯振与无锡国专

■ 陈尚君



冯振先生



由朱东润先生题写书名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自然室诗稿与诗词杂话》，除收入冯振先生亲手编定的《自然室诗三集》，还将冯著《覆瓿集》《山围精舍诗稿》中的相关诗稿作为附录。

服役，因背疮去世，卒前于枕上刺“闻鸡起舞”四字。冯振悼儿诗云：“久病经年气尚雄，闻鸡壮志竟成空。翻思恢复中原日，告汝凄凉景乃翁。”感慨自己连累到儿子早逝。冯振坚持维护优质教学，努力聘请最好师资。北流期间，所聘教师有梁漱溟、钱仲联、张世禄、饶宗颐等，还有广西通志馆馆长封祝祁讲唐诗，前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师许讲中国文化史，还请巨赞、吴世昌等来讲学。

梁漱溟晚年撰文回忆，他在抗战期间，首度到桂林在1941年3月，因国专迁北流而未得造访。1942年再到桂林，冯屡函相邀，终在国专开设《中国文化要义》和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两门课。梁不食荤腥，冯夫人每餐为他做素食，亲自送来。梁51岁生日，冯邀巨赞法师设素餐为他祝寿。梁则倾力支持，建议成立校董会，由梁出面邀请白崇禧老师李任仁和桂系大佬黄绍竑等为校董，由他们

出面向社会募捐，得暂时纾缓困局。国专在广西也一直坚持招生，为广西培养国学人才。

冯振是当时有名的旧体诗人，存世有《自然室诗集》。国专南迁后，留下大量诗作，记录艰困办学的实况和感受，堪称诗史。始发无锡作诗：“铁鸟盘空瞰不休，相机逃命夜难留。一家八口成孤注，三日兼程局小舟。乘暮车驰如脱兔，夺途军退类奔牛。常州戚墅惊心骨，伫待招魂到润州。”时在南京失守前一月。《武昌登黄鹤楼》：“黯黯东南倾半壁，茫茫西北是神州。浪淘人物今何处？早起英雄孙仲谋。”所谓世乱而思英雄拯世。1944年，日寇困兽犹斗，乘长沙战局之变化攻陷桂林，冯振带国专师生再度奔走道途，避居蒙山。有《蒙山开课示诸生》云：“播迁忽已七年余，又向蒙山强托居。危难久更心转壮，苦甘可公意先舒。力如未尽休安命，事尚能为早读书。竖起脊梁坚定

与我共藜羹。语言所露唯肝胆，患难真堪托死生。归告妻孥应感激，乱离犹得酒频频。”诗题所列诸昆季应为钟文典的父辈。钟晚年回忆：“当年晨读情况，至今历历在目。”大塘岑家兄弟让出一幢大楼，让师生住宿，冯振作《赠岑拔萃佩奇昆季》云：“岑家兄弟气和柔，耕读传家进退优。生计稻田兼柚圃，分居东屋更西头。感君子美万间意，卧我元龙百尺楼。更许朋侪安稳住，满天风雨不续愁。”从中可看到广西乡绅在国难中的无私资助，更看到国专师生迁徙中坚持进学之风气。

冯振也时时关注战局安危及政事得失，发于诗章。《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悲愤填膺感而赋此》：“世间怪事真难说，大邑通都一炬休。祇道西南撑半壁，忽惊桂柳失金瓯。奇谋漫自夸焦土，死守何人据上游。十万灾黎抛掷尽，宜山西望泪难收。”对焦土抗战决策者之悲愤失望，溢于言表。国专同仁也

不免对前途感到悲观，决意西行贵州。《蒙山送石渠暨诸同仁同学西征》：“频年忧患饱同更，病弱难堪共死生。临别凄凉无一语，只将双泪送君行。”这些诗，是身历战乱者之真实情感，今日读来，仍感惊心动魄，催人泪下。

抗战胜利，冯振率国专重返沪、锡，向唐校长交还校印，在国专任教到1949年。后执教桂林上座，直至去世。

冯与朱东润师皆出唐门。朱师21岁任教广西二中，两人同事，有诗唱和。1948年复应冯邀，到国专开设文学批评史课，友谊保持终生。1972年，冯到江南看望旧友，有《上海晤朱东润》诗：“论学谈心五十年，师承卫道意拳拳。羨君身健神明旺，整理遗书志益坚。”自注：“君对整理唐蔚芝师《茹经堂遗书》抱有宏愿。”

两老间有一段趣事。1929年，冯有《戏作》：“我诗或说似诚斋，我实无从读一回。渠又先生七百载，不应能似我诗来。”1934年，朱从武汉给冯去信，许他“颇似诚斋”，冯戏寄一绝：“千里迢迢一纸来，我诗仍说似诚斋。头衔如许宁嫌小，只恐人讥是冒牌。”四十年后，朱复致信：“曩尝谓兄诗颇似诚斋，今则当谓诚斋似兄矣。”冯作《杂感答朱东润》以应：“我诗何感望诚斋，活泼新鲜畅所怀。一事胜公差自幸，桑干远北是天涯。”后两句改诚斋诗，说国家一统，胜于南宋，看法也有转圜。其实，学出同光的诗人，佳评是说似少陵、山谷，诚斋诗圆熟流易，故冯不喜。在朱老，或似有意指出冯诗之硬峭生新不够。年轻时戏谑之语，本不能完全当真，两老居然较真了一生，足成佳话。

日前西师大开会纪念冯先生诞生120周年，邀我而未克成行，莫道才教授仍寄来会议论文与新版冯著《自然室诗集》，读来感动不已。亟草此文，藉存景行之忱。

巴黎的书店不计其数，但莎士比亚书店是外国游客最熟悉的一家。

说外国游客最熟悉，是因为店内只卖英文书，让不懂法文的外国观光客在法国也有读书的快乐。法国因本埠的法语出版事业尚称蓬勃，所以本地民众反而鲜有来此“朝圣”者。我身边不少巴黎友人从未涉足莎士比亚书店，并非他们不懂英美文学，只是感觉读母语法文总是比读英文快。事实上，在莎士比亚书店的网页上，连一句法文都没有。莎士比亚书店就像一个孤岛上的灯塔，在城市里孤零零却倔强地矗立着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

莎士比亚书店确有诸多迷人之处：雪维儿·毕奇从美国远渡重洋来开书店的传奇历史，海明威那一代文人的忧郁与梦想，还有电影《爱在黎明破晓时》的浪漫故事。自20世纪初书店出版了乔伊斯的《尤里西斯》以来，就与英美文学史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。

书店二楼张贴着菲茨杰拉德《大亨小传》的海报，每每让21世纪的我们缅怀起书中那象征幸福的“遥远且明灭闪烁的绿灯”。书店静谧的斗室里，安放着一张小床与钢琴，让每一位流浪且疲惫的艺术家能有一个容身落脚之处。这些尘封的历史记忆，杂糅着世人的巴黎想象符号，使得这家不卖法文书的书店，成了某种浪漫的法



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

在莎士比亚书店

■ 吕传彬

国文化地标。对于书店内外熙来攘往的外国游客，尤其是那些觉得法国人也应该能讲英语的观光客来说，莎士比亚书店的存在，能来此一游，就证明自己是文艺的爱好者，

就像只要人挤人在花神咖啡馆喝杯咖啡，就可满足对河左岸文艺风华的想象。至于法国人到底在哪些书店看些什么书，在咖啡馆里谈些什么话题，则鲜少是观光客关注的重点。流连在英语书店里想象巴黎，

固然别有一番雅趣，但那些真正滋养过“失落的一代”的法国文化，却不该只局限在这一方小天地里。

如果英语不是主导世局的强势语言，莎士比亚书店还会在外国游客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么？如果书店不是位于巴黎塞纳河畔，那么即使它曾慧眼独具出版经典巨著，书店还能在观光客心中营造出种种“浪漫”氛围么？每每陪同友人来此看到店门口的莎翁肖像，心中不免莞尔。以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作家为名，开设在世上最迷人的花都，用的是全世界最多人通晓的语言……这种种因缘巧合，让莎士比亚书店成为一个若即若离的美丽文化符号。它似乎与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脱节，却又是巴黎迎接外地人最亲切的窗口。

如同许多在法国的外国人，英语是我最早接触的外语。当我年少岁月徘徊在巴黎街头，只会说一句“bonjour”(日安)时，确也曾想在莎士比亚书店里寻找乡愁的慰藉，借着英语来描述且了解法国。只是我的运气不佳，选中美国作家亨利·詹姆斯的《奉使记》，书中虽对20世纪初的美国文化与巴黎社会有着犀利观察，无奈詹姆斯繁复如同蜘蛛网的书写风格，让我不得不逃之夭夭。那或许是我彻底放弃英语，决意用法语来了解巴黎的开始。